中西紀事

四國合從

江上蹇叟

大西洋之强國足以抗英吉利者三曰法蘭西曰彌利堅曰俄羅斯此三國者皆英夷世仇也法在英國之南中隔一港累世不睦干戈相尋

國朝乾嘉之際凡五十年爭戰未嘗息時法國有波利稔王者佳兵好戰英人集衆國攻之遂以嘉慶二十一年大破其師波利稔失國竄死在外法人復立其舊君與英講和英自兼并各國日益彊大法處其南密邇為鄰常懷逼

處之懼不敢以無禮先也道光二十一年英人再犯舟山乞援于法時有法國兵頭來至粤東之香港傳聞濮鼎查自浙潛回與法國兵頭見過兩次而是時已有人奏稱英逆糾集天竺佛蘭西小呂宋等國同惡相濟請飭曉諭解散等因奉

旨交靖逆將軍查辦于是法國兵頭懼以助逆干

天朝使臣詰責乃自香港駕舟來粤求見將軍靖逆聞其帶有兵船在後因勗以反攻英人兵頭答稱英法新和无釁此來先須講款若款議不允方可藉詞交兵等語靖逆疑之踰年江浙議撫乃趣之行行至上海聞英人講和罷

兵亟駕一火輪船由海道駛入圖山關濮鼎查馬利遜時在江甯聞之懼其搆間于中國以搖撼撫事也乃遣舟迓之至則握手相見問勞有加法之兵頭謂其戰則求援和則不告數譙讓之而英人待之愈恭又與之游覽金陵各處形勝送之出口是行也傳聞其受英賂定從而歸遂爲巽日樹援張本此英法和戰之始末也彌利堅在外大西洋不通英法諸國明時有西洋大臣名閣龍者汎海西行尋得其地是爲亞墨利加洲彌利加即墨利加之轉語又其國中海舶皆以星旗爲識故來至粵東者率以花旗目之其地初爲英人開墾役服而税其餉厰因英人連年用

兵輙增其稅彌人不堪乃糾其十三部之衆并力抗拒又求援于法國及大呂宋荷蘭等大敗英師乾隆四十七年始議和聽其自立爲國惟自粤中互市以來英人貿易貲本最鉅而彌利堅即次之道光二十一年奉

旨停英夷貿易各國貨船照舊開艙而屢爲英之兵船所阻不得入迨英人破虎門始銜尾而進停泊省河適英師敗于鳳凰岡于是彌利堅首請通商其畧言稱兵犯順係英國兵頭所作之孽凡帶貨商船並未隨同滋事而因此阻滯年餘不得貿易在該商爲其本國兵頭所累原不足惜而我彌利堅等國向來恭順不敢私賣違禁貨物嘗

天朝恩准照常貿易極爲感激乃到粵經年被英人牽累不能進埔開艙以致貨物霉爛貲本折耗現查英國商情亦甚急迫可否于此次擊退兵船之後姑准其商船一體貿易庶各國不被英人妒恨免致阻梗牽踹而英人貨船在埔卽有顧忌而不敢滋事似亦制服之法等語果勇侯楊芳据以入奏而一時議者謂義律因鳳皇岡之敗屬彌人爲此以作緩兵之計未幾英人闖入省河果背前約迨挾兵索償烟價一千二百萬經彌人居間排解減半償其成本事遂定二十二年白門之盟彌人不預續赴粵中因英人以請耆相援案許之此英彌和戰之始末也俄羅斯

者其國舊在大西洋而邊竟遼濶東接蒙古黑龍江故亦稱北洋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欽派大臣索額圖等會議于黑龍江與俄人定邊界南屬中國北屬俄畫勒石定盟雍正五年復定交市在恰克圖地方不准由海道赴粵通商永著為例俄人復請遣子弟入京師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于舊會同館

列聖意在綏懷許之迨乾隆五十八年英人入貢請援俄人例遣人寄住京師

純廟不許遂有觖望意當粵中停止英人貿易時傳聞俄

羅斯使臣已自比革爾起程赴中國將約大兵由緬甸後藏夾攻印度以疲英人實則俄羅斯方與英人爭印度之南界欲奪其鴉片稅餉之利連年搆兵不能克故欲以此結援于中國非能為中國効順也英人聞之謀疾趨入粵而以兵備中印度俄人計卒不行是時據澳門月報言英人以中國待彼不肯照大西洋俄羅斯一樣大西洋者謂澳夷也又言俄羅斯有書館在京師中國事情悉知恐有從中挑動之陰謀不可不防其後俄人復以土爾其之役與英夷血戰數年近始講和此英俄交惡及中西搆衅之始末也壬寅撫事之局法彌皆不與後卒援英人例同在

五口通商而俄羅斯亦以二十八年坿英彌船船來粤經大府查明駁回然自五口暢開俄人恃其強富水陸兼通即廈門上海各口亦屢有至者而粤東係其熟游之地海道爭爲捷足之趨于是四國聯盟而合從稱兵之議起

咸豐六年秋九月英夷稱兵犯粤其釁起于來粤之划艇艇之船主英人所載冊子則華人也中西前約載有不法華民逃至香港或在英之官船貨船潛匿者經英官查出交付華官若華官探聞在先亦准照會英官移取其英人犯法逃入中土者亦如之是月初十日有自外洋來粤之划艇張英國旗幟泊于粤河粤之水師武弁見舟中所載

皆謂民將治以通番之罪遂執舟子十二人械繫入省船主以愬領事巴夏里巴至舟查勘武弁不爲禮巴乃照會粤督以武弁應移取不應擅執且明舟子無罪請釋之時葉相國名琛任兩廣總督不許又因在粤之包公使以請許之英有水師提督西某者聞其事欲起釁端相國遣送舟子于領事廨中而領事以事關水師弗受也二十六日西水師興兵攻我黃浦炮臺相國遣雷州知府蔣某至領事廨中詰其起釁之由時西水師亦在焉同聲答曰傳言誤聽屢乖二國之好歸語相國當入城面議之蓋水師領事意不在舟子欲藉面議爲入城地也相國乃以巳酉徐

制府與彼國公使文翰所定禁止入城之約示之不省二十九日英人興師攻粵城粵人率團練入保不克英人復請釋甲入見相國不許時相國已奉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督辦夷務十月英之水師移兵攻我虎門橫檔等處炮臺越日又毀我大角頭炮臺及亞西娘二炮臺維時沿河炮臺皆有官兵義勇協力防守凡英艇經其側即開炮擊之英之師船亦放炮相持遂无虛日十七日有花旗船隻自澳門來經沿河炮臺兵勇不辨誤擊其貨船二花之領事致書粵督不省遂與䦨人有隙十一月英師進攻近城炮臺克之是月中旬英行之在粵者凡

六同時燬于火粵民火之也英之在粵者不勝其憤馳告本國主集上下兩院之大臣紳士議之英制在上院者爲大臣在下院者爲紳士其上院之相臣曰巴米頡者力主稱兵之議而下院紳士不從巴請解職有進計者謂宜先遣公使至中土請重定盟約不許則先禮而後兵我有詞矣于是簡其二等伯爵額羅金至粵由粵入都一面調派火輪兵船分泊澳門香港以俟進止又遣人告法蘭西約以連兵合從法人聽命額羅金入粵和議不成而粵民反辱大吏允耳遂有次年十二月之役

七年冬十二月洋艘在粵英人糾合法蘭西彌利堅俄羅

斯三國之夷合從稱兵適法國兵船已先赴約來粵遂與英師合攻粵省陷焉當壬寅撫事之定也英人以開通五港口市德于外洋各國又以積年黷武調兵調餉罷于奔命欲結鄰邦之援是時法彌二國皆有領事在粵而俄人亦自海道繼至相與探聽通商事宜以待開艙卸運久之寂然額羅金之至也初謀入城不可爰與水師提督領事人等議先將要求各欵照會粵中官吏俟其登覆以取進止葉相得其書語多狂悖寘之不答亦不備英人遂料法兵攻城城既陷執相國繫之舟中于是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等聯銜馳奏奉

上諭葉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夷務如該夷等非禮要求不能允准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籌撫馭之方乃該夷兩次投遞將軍巡撫副都統等照會亦不會商辦理即照會中情節亦祕不宣示遷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著即革職等因欽此英法踞粵之後自知背約因思效義律赴天津之往事將歸罪于粵中之官吏以自說也乃與三國合謀議各遣其屬官一員前赴江蘇求見兩江制使將所遣

天朝相臣之書轉寄入都俟其照覆以定行止于是四國

之屬官。由海道赴滬。探聞制使駐節毘陵。遂至蘇州。時趙德徽任蘇撫。見之詰其來意。以遞書故告。乃由蘇撫咨送入常。兩江總督何桂清。據以奏聞。其達相臣之書。則滿首揆裕誠也。（裕相以次年夷人至天津之月卒）先是羊城之役。上授侍郎黃宗漢兩廣總督赴粵查辦。踰年過蘇。蘇撫偵知四國之公使水師領事人等。將由滬中海道徑赴天津。欲留欽使在蘇。通信到滬。阻其北行。黃以奉詔入粵。人臣無外交。遂解纜行。未幾接據江督照會。轉准都中相臣照覆之文。告以兩廣總督欽差大臣黃某。現奉命馳赴粵東辦理夷務。令該國人等迅赴粵中聽候查辦。

又另文照會俄羅斯告以該國向不准在粵通商如有相商事件應速赴黑龍江聽候該處辦事大臣妥議等因時英酋額羅金已自粵至滬遂由甯波上海等處調派火輪兵船二千餘號前赴天津法蘭西亦以兵來會花俄二國亦有領事繙譯官同行自云遞書非求戰也未幾大沽告警之疾置聞

八年春三月英法彌俄四國舟泊天津海口議先遣各國領事駕杉板小船前赴大沽港口投文直隸總督譚廷襄受其書上之時英法方謀稱兵犯順而彌俄二國志在請撫制使亦遣人通欵洽牛酒餽問相望于道夏四月二國

講欵之舟尙在港口而英法不俟命遂以小火輪船闖入口內毀我炮臺語具後卷中既罷兵二國復以撫事請上飭大學士桂良及前兩廣總督耆英先後抵津迨耆相以擅回伏法仍飭桂相議欵于是由直隸總督行文照會邀彌俄二國領事同至天津郡中遂定議是役也彌人志在通商似係誠心乞撫而俄羅斯者傳聞是時新受黑龍江五千里之賂謀背英法適聞彌人講欵遂贊成之續据殷兆鏞奏參奕山給以黑龍江外五千里之地核其日月似卽在都中相臣照復之後近据西人月報言黑龍江邊界有四派蒙古宗族四派者卽喀爾喀之四部皆元裔也被俄人脅之降附

所收貢賦較中國減半俄人既得其地遂于黑龍江之北岸建造炮臺製辦火輪戰船以後遂漸收服不知伊于胡底等語蓋狼子野心不可測度此不可與爲援而適足之患者也

九年夏五月英吉利俄羅斯自上海赴天津換約闖入大沽口毁我防具僧王格林沁督官兵轟擊遂大敗之適彌利堅之舟後至遵滬中原約改由北塘海口行走遣人詣直隸總督署中求請据情代奏准其進京呈遞國書並請換約直督据以奏聞奉

上諭本年五月英國俄羅斯到津不遵桂良等原約闖入

大沽口內。以致挫敗。實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其時彌利
堅使臣華若翰。仍依桂良等原約。駛至北塘海口。求請進
京呈遞國書。經恒福等具奏。該國照會情詞恭順。是以朕
准令來京呈遞國書。本日據桂良等將該國使臣華若翰
照會該大臣等公文呈閱。見其詞意恭敬。出于至誠。所有
該國使臣賫來國書。准其呈遞。即派桂良等接收。至換約
一節。本應回至上海互換。朕念其跋涉遠來。特准將和約
用寶鈐加。即交恒福前至北塘海口。與該國使臣互換。換
約之後。永遠和好通商。以示朕懷柔遠人。惇崇信義至意。
欽此傳聞彌人時聞大沽之事。欲居閒排解。而勢已決裂。

不可挽回。故特卑詞陳請。易俘爲恭。以希漁人之獲

上念夷禍方深。固結其心。或可攜貳其黨。是以但示賞罰

之公。不存逆億之見也。

十年英人入寇京師。

上狩灤陽。命恭王留守議撫。遂以是年九月與英法俄三

國先後換約。詳後卷中。

坿録西人月報咸豐八年

舊歲十二月二十三日。英吉利法郎西花旂俄羅斯四

國官修書一封。欲達

大淸都中宰相。至本年正月二十三日。由蘇州巡撫趙德

江總督何桂遞北京二月十一日四國公使接督撫回書云本部堂等今奉北京大臣裕來札云爾英國在廣東舉事皆由葉總督辦理不善我
皇上已將伊革職并著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英國差官欲修和好可速赴廣東與黃某會晤本大臣參謀內政未便預聞外國之事故特札江蘇督撫轉諭云云法國回書大畧相同花旂回書內云英法二國連合起兵爾花旂不預獨能修好排解我
皇上實嘉賴之但英法起兵實因葉總督辦理不善我
皇上將伊革職并著黃宗漢赴廣辦理外國事務爾花旂

國官果能從中排解可速赴廣東會晤云云至俄羅斯
回書則云爾俄羅斯與
大清向有和約廣東稱兵爾國亦不預惟爾國向在黑龍
江貿易並无五馬頭通商之說如有相商事件可速赴
黑龍江我國自有欽差大臣在彼可以面議毋庸與本
大臣議事云云後數日四國公使同往天津英有火輪
船十餘隻法有火輪船六隻花旗三隻俄羅斯一隻自
滬開行
按江蘇制撫轉准都中大臣照覆之文移知四國此事
情祕密之事邸抄既無可查檔案亦所未見惟西人月

報詳紀其事前既據以敘入仍將原文附錄于後以資攷證核其月日皆與邸報相符非傳聞之臆說也彌人屢次講欵不肯附和稱兵自是實情而俄羅斯向不在五口通商之列故照會之文令其前赴黑龍江聽候查辦又參以殷兆鏞奏稱奕山讓給五千里之地則彌俄二國之講欵公私各別月報言其收服蒙古四派宗族即此五千里之地向為喀爾喀之四部皆蒙古游牧之區歸于

大清一統者雍正間以封固倫額駙超勇親王策淩者也俄羅斯乘機要狹惟斯之求亦无足責但其合詞請撫

不特彌人信以爲實。即英法亦墮其術中矣。至其立學京師。其國中人來往居住。消息潛通。當英人內犯粵東。已有從中覬覦之意。迨大沽之役。寄居京師之俄人來往天津。出入自便。時

聖躬偶抱腿疾。俄人妄播謠言傳入新聞紙。而四國要攜之志益堅。昔人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國初西洋人入欽天監。議者猶以爲非計。況俄羅斯向不列王會之圖。而令其置館京師。襍居齊齒。以致英人睥睨其旁。效尤而屢請之。豈得謂非當日廷臣之失計哉。

中西紀事卷之十三

江上蹇叟

粵民義師

道光二十一年夏粵東義民創夷人于蕭關三元里（見六卷）遂起團練之師始自南海番禺而香山新安等縣繼之紳民啖血丁壯荷戈誓與英夷爲不共之仇踰年聞白門撫事定弗善也未幾耆英任兩廣總督伊里布任廣州將軍黃恩彤自江甯藩司升授粵撫三人者皆前在江甯同預于撫事之約英夷來往粵東方挾之以爲質粵之紳民獨執通商舊制起而爭之初粵東開港始于乾隆之中葉定

制以澳門爲貿易之區以黃埔爲卸貨之地洋商交易事竣仍押回澳門住冬不得逗留省城洋行擅自出入至五十八年英人來貢請撥給廣東附近省城小地方一處畀該商寄住奉

勅諭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用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等因載入粵東檔案嗣以壬寅之役挾兵要撫所議通商各欵內有省城設立棧房及外洋領事入城之約于是甯波上海等處出入自便而福建以福州爲通商馬頭遂于省城烏石山上起造洋

樓。大府與之修來往晉接之儀。粵人聞之。謂夷人向不准入城。爲天朝二百年來例禁。況五口通商。粵東但有澳門。不聞廣州也。爰合詞愬于大府。請中洋商入城之禁。不省。乃大集南海番禺之紳士耆老。傳遞義民公檄。議令富者助餉。貧者出力。舉行團練。按戶抽丁。除老弱殘廢及單丁不計外。每戶三丁抽一。以百人爲一甲。八甲爲一總。八總爲一社。八社爲一大總。旬日之間。城鄉鎮集。煙楮旗布。爲之一空。自是衆議洶洶。不藉官餉。亦不受地方官約束。薰蕕襍處。重之以桀驁。浸浸乎與官爲仇矣。壬寅議撫之次年。濮鼎

查至粵請入城見制府粵民不可濮方逞志金陵懼以此偶挫其鋭遂逡巡去二十五年洋艘至粵首請入城見制府制府難之其年冬十二月夷酋復以相商事件請入制署耆相乃遣廣州府知府劉潯登夷舟謂將曉諭軍民訂期相見粵人偵知之遂于城廂內外徧張揭帖約以夷人入城之日閉城起事適太守自夷船速賫歸騶從前導有擔油者攔坐輿過弗避也隸偶而汙焉又捽其髮而當階咨之市人譁而言曰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爲魚肉也一時烏合之衆乘釁而起太守回署則堂皇嘯聚數千人闖入宅門內劫取太守衣笥陳之堂下破其鐍搜其

朝珠公服而焚之曰彼將事夷不復爲
大清官矣太守自後院毀垣出犇告制撫制撫懼激變亟
出示安撫之罷民乃散旋揭帖議搶掠城外十三洋行夷
酋遂逸去維時廣州人益自得遇夷人登岸輙多方窘辱
之夷人不堪反以爲大吏之發蹤指示也則數數貽書譙
讓之大府不能辯而恒懼粵民之敗撫局無計以消弭之
謀于粵中之紳士則曰此衆怒不可以說動也又曰吾鄉
之民能爲
國家効勠力不願從撫也若制撫將畢一朝令于國中示
以能執干戈禦外侮者受上賞某雖不武前驅陪後唯命

之從大府卒無以難也伊相在廣州以憂死耆相旋密謀于首揆得
旨內召于是粵人乘間以翻撫事之局夷人入城之議卒不果行
二十六年粵撫黃恩彤被劾罷歸時徐廣縉起復入都自藩司升授粵撫葉名琛亦以是年之冬授粵東藩司踰年耆相內召授徐廣縉爲兩廣總督葉名琛爲廣東巡撫先是英人堅執白門前約數請入城耆相以粵民爲詞請徐圖之及相國內召夷人以其管轄五口又原議撫事之大臣固請定入城之約而後去于是相國漫語英酋期以二

年之後。當踐前約。該酋復要以據情入告。許之。昔見咸豐七年香港新聞紙內稱道光九年間曾定有二年後入城之約初以為相國佯許之詞及見粵人所撰廣州紀事則云夷人要相國奏請二年後入城又核之許祥光所致夷書則二十六七年間者相將去粵東事也自相國去後。英人自恃其積年之狠亢。見後至者以為土室懦夫。易而侮之。又見昔年之預撫局者先後去粵。其所要求更有出于所議之外者。遂復以入城相商照會制府。制府不答。粵之紳士。乃乘間說曰。番舶每歲一至。悉索敝賦。公等能終事之乎。不能則需者事之賊也。今吾粵之耽耽者皆在夷矣。若明公投袂一呼。則負杖入保者皆至。何求而不克。二十九年己酉英舟至粵。復請入城與制府議事。制府辭之。

卽乘舟出虎門外親詣夷舟夷酋出其所求通商各款並申二年入城之約制府不答回至會城密與撫軍畫戰守策時則南海番禺各鄉團練之師先後並至紳士請師期制府告曰夷人志在入城不許則必挾兵以要我先守後戰曲在彼矣越日夷舟闖入省河連檣相接輪煙蔽天制府復單舸前往諭以衆怒不可犯夷酋謀質制府舟中以要入城之請俄而省河兩岸義勇呼聲震天酋大懼乃以罷兵修好請自此不言入城事制府窺其妄念已息復溫言撫之遂開艙互市如初事畢据情入告

成廟方悟粵東民情之可用而前此諸臣皆以交僨失之

覽奏欣慰。奉

上諭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年雖署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漸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待之。蓋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復申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迭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又由驛馳奏。該處商民深明大義。捐貲禦侮。紳士實力匡勷。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抉摘根源。令該夷馴服。无絲毫勉強。可以歷久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殊勳。徐廣

縉著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翎。葉名琛著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並賞戴花翎。以昭優眷。發去花翎二枝。著即分別祗領。穆特恩烏蘭泰等合力同心。各盡厥職。均著加恩照軍功例交部從優議敘。候補道許祥光候補郎中伍崇曜。著加恩以道員儘先選用。並賞給三品頂戴。至我粤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其天性之厚。難得十萬之衆。利不奪而勢不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于中者乎。著徐廣縉葉名琛宣布朕言。俾家喻戸曉。益勵急公親上之心。共享樂業安居之福。其應如何奬勵及給予扁額之

處著該督等第其勞勩錫以光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餘
均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是役也論者謂平西域
張逆以後之曠典而
成廟謂前此諸臣主勦既失機宜議和復無把握特加二
臣封爵以愧厲之然實粵民團練之師先人而奪之者也
維時粵東有好事者播散流言將欲乘勝沮其通商之局
英之公使文翰者聞而懼焉貽書制府請重定粵東華夷
通商之約于是粵之紳士言于制府曰夷人覬覦入城誤
自白門之約未經顯揭耳今必欲以粵東專約請者須首
嚴洋商入城之禁載入約中以杜其異日復萌之漸文見

衆怒洶洶不敢堅執遂莅盟粵人又要以出示曉諭夷商恪遵新約亦許之制府據以奏聞載入檔案自是英夷之在粵者稍稍斂戢相與休息者數年

咸豐六年英夷以執舟子事起釁見後卷謀入粵城面見制府訴其事制府辭之時葉名琛以大學士任兩廣總督當道光戊申己酉間與英人重定粵東之約相國預焉至是粵人執前約及英人示諭洋商不准入城載入新聞紙者上書爭之新聞紙係西人自撰粵人恐其日久背約勒令藏之新聞紙中以為他日左券英人在粵之領事巴夏里者以舟子事教唆水師提督西某及來粵之公使包某欲藉以破入城之約屢由公使致書相國

謂王寅議欵凡領事官有相商事件得於地方官衙署相見自粵東禁止入城以來傳言誤聽壅閼不通請仍循江甯舊約以通中外之好不省于是西水師興兵攻沿河炮臺遂窺省會粵人請率團練義勇入保相國諭曰夷人啟衅志在進城今藉端滋事本部堂援前約反覆開導彼終不聽然本部堂必堅執前盟不能曲從其請也爾等勿復驚疑宜一心堵守同仇敵愾是年九月英夷攻城不克十一月又移兵攻近城炮臺粵民守城見夷勢猖獗烏合之衆思洩其憤藉以牽制英師于是積薪灌油火烈具舉毀英人在粵之洋行凡六一時洋艘之至粵者被義勇沿河

截擊。或傷其船主。或繫其舟人。大府弗能禁也。方英行被火之後。有火輪船一尾。帶一划艇。載其灰燼之餘。所拾珍玩重器。自省河駛至虎門。夜半突有華艇百艘集于前。開炮轟擊。火輪船見勢急。斷划艇繩索而走。遂爲粵民所奪。英人不勝其憤。馳告本國主。請再遣公使入粵。然帶兵船與大府理論。七年英使額羅金至粵。兩致書相國不省。遂糾佛郎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之兵。合從攻粵。粵民以連年搆衅端。大府出示禁止。以爲官之陽勸而陰撫也。又見英夷屢致書于大府。大府祕不宣示。疑其別有請託。于是紛紛解體。各謀自衛之計。是年十二月英夷糾佛兵再攻

粵城克之。粵之北門外有九十六鄉。卽昔年創夷人于三元里者。聞粵省陷。銳意恢復。募勇團練。而佛山鎭之義師起。

八年春。粵紳大會南海番禺之義民。設團練局于佛山鎭。主其事者。侍郎羅惇衍翰林院編修龍元僖給事中蘇廷魁也。英佛踞城附郭之民。多不附者。而北門外之九十六鄉。素與夷人爲仇。各謀保衛之計。首嚴淸野。禁絕漢奸。又聲言夷人入其界者。登時格殺勿論。英佛聞而憚之。正二月間。侍郎等親赴各鄉團練。得數萬人。揚言戒期攻城。城中兇懼。是時將軍都統皆在城中。英人防其內應。悉收駐

防兵械。脅旂民而降之。司道聞佛山起義。僃行而逃。惟巡撫被夷兵防守不得出。初中西不睦。地方官出示禁止華人受雇外洋。供其服役。迨省城陷後。英人逼令巡撫出示諭以中外講和。不日罷兵通商。爾等凡有在麥高香港等處。麥高與香港對洋香港在珠江口之北麥高在珠江口之南其民多仰食于外洋者爲英法署中辦理文案及受雇服役人等。法與佛同西人月報皆作法遵前示辭退者。仍速回原署照舊辦理。毋得心懷疑慮。觀望不前等因。據西人月報係七年十二月蓋卽破城後事佛山紳士聞之。謂中西之衅。實起自漢奸。向來違抗封艙之案。必先撤其沙文。使之供應窘絕。遂于三月間由局中出示。令粵中各府縣鄉村耆老首

事通飭民間男女有在香港麥高等處爲外洋人教書辦
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內概行辭退回家
有不遵者收其家屬無家屬者繫其親族于是漢奸兇愳
一月之內告歸者二萬餘人夷人身司炊爨不堪其苦以
告領事巴某巴言非破佛山之局不能挽回然水師提督
當赴天津時曾戒諭在粵兵丁毋得與粵人挑戰今日之
事非我所得專也無已且以弛禁告遂由巴領事出示曉
諭華民言現經公使水師提督在天津與
大清議和好不日即可通商爾等仍各還原業即地方官
亦應仰體

皇上之意毋再阻撓致激他衅云云遣火輪船一隻前往新安正張貼間有鄉勇伏發殺傷夷人數名貼示者係新安當地之民亦被殺其麥高之示交與駐麥高之夷官轉達于香山大尹聞新安事發亦中止英法之在省者聞其事因起兵攻新安陷焉佛山之局紳民同心聲勢響應惜不能成紀律之師故築室多謀而攻城鮮效繼以天津之役滬上之行執政主和畺臣觀望紳民之掣肘愈甚而克復無期矣

是年六月天津撫議成

上飭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等至滬商定稅則事宜八

月欽差到上海英之公使額羅金後至請罷撫議祿是時
英佛在粵方攻陷新安侍郎等請緩撤團練之師而英人
謂天津定和早已知會入粵何以紳士羅某等仍在粵中
招募且徧張賞格謂有能得巴領事之首者賞銀三萬兩
又復開炮傷斃我國兵丁致有新安之役請問是何意見
等語蓋是時粵人見和議已成該夷仍復占居省會軍民
憤憤因有偽造
廷寄謂英法必懷叵測
上已密飭羅惇衍等相機攻勦額羅金到滬方接駐粵夷
人照會之文咨送欽使查辦必欲撤回黃總制及三紳士

圖練之兵方肯定議欽使據以奏聞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桂良等呈奏英國咨文各件內有僞造廷寄
諭旨一道據稱係英國人得自廣東者披覽深爲詫異中
國自來撫馭各國一秉大公從無設計暗害之事自葉名
琛失事後命黃宗漢爲兩廣總督接受欽差大臣關防原
以保守疆土即侍郎羅惇衍等激于義憤練勇自衛亦紳
士應辦之事迨桂良等在天津和議已成黃宗漢專辦本
地軍務羅惇衍等亦遵旨專辦土匪然無與英佛二國交
兵之舉該國現雖尚未交還廣東省城但能約束兵丁不
擾居民自可相安無事乃有僞造廷寄令羅惇衍等與該

二國爲難以致英人疑慮者黃宗漢嚴拏僞造之人盡法懲辦使各國皆知中國辦事光明正大一經定議盡釋嫌疑造言生事之人無從煽惑至上海現辦通商事宜粵省相距較遠著即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爲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所有欽差大臣關防著黃宗漢派員賫交何桂清祇領接辦欽此是時桂相等力主和議委曲調停而該夷肆其桀驁必欲請
旨查辦以釋前疑于是粵人銳意恢復之懷一旦爲之奪氣矣

按粵東義勇獷悍成風當夷人未擾之先械鬥搶刼之

案屢見迭出州縣緝犯非特其竄海及逃蹤山谷聞弗
能致也即廉得其實而差不敢捕營兵不敢協緝欲以
規脫處分不過改竊爲抵完案而已當其招聚亾命不
敢無故稱兵以抗官吏之顏行而其獷輕猛暴之氣未
嘗不思藉手以試其能迨洋氛漸近則皆欲以有名之
師報不共之仇故三元里之役一朝而嘯聚者百有三
鄉惜粤中大吏不能鼓而用之也撫事既定義勇無所
得餉則去而爲盜于是内訌外患之交乘而粤事日棘
矣徐葉二臣皆以詞科清望出膺節鉞觀其設施之前
後抑亦東平長者坐不闚堂之輩而殊勳懋賞乃得自

義勇圍防之摧藏。一朝膺蒲穀之錫。專制嶺海間。比于古之藩鎮。不亦身與名之兩全乎。然其始也。以撫夷得功。其繼也。卒以和戎取禍。當英人致書狂悖。葉相不能率粵中團練與問罪之師。乃欲以包荒示羈縻。以靜鎮安反側。一旦禍起燎原。噬臍莫及。遂爲衆怨之所歸。昔義律索香港于琦相。照會往返。陽拒而陰許之。粵人懲往事。遂以此持相國短長。迨見夷書三致不宜不答。蹤跡詭祕。不能無苞苴竿牘之疑。遂相率而解體。甚矣處事一不當。而身與名之俱裂也。悲夫。

己酉之役。不發一兵。不折一矢。而夷人斂手。易倨爲恭。

遂寢入城之議。予未見原奏。以爲宜僚弄丸而解兩家之難。酈生掉舌而下七十餘城。今粵東義師。以先聲而收後實之效。意必有在粵之巨室。排難解紛如魯仲連其人者。越數年。番禺許星臺太守應鑅同官江右。詢之則當日主持其間者。實太守之老阮也。越日。持其世父廉訪公行狀示予。則此事之顛末悉具焉。其畧云。先是耆相國因英酋固請入城。曾有二年之約。未幾。相國內召。中丞徐公膺制閫。方伯葉公晉撫軍。己酉仲春。英酋投翰申前議。請如約。公力言夷情貪得無厭。不宜曲徇所請。粵省雖五方襍處。然民知向義。可以鼓舞振興。使

之互爲保衛制府然之公乃親詣各鄉市行團練嚴定章程不閱月而得十萬之衆又倡捐集貲數十萬軍聲大振方欲乘此爲先發之制禁其互市覊其沙文而公以爲未可乃倡率諸紳先馳尺一之書佈告泰西尊以大義其畧曰盎閧事不深思終貽後悔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天下事有始意以爲可行而其後終不能行者有常情以爲易行而其勢又實難相强者如貴公使與我大憲所議入城之事是也前年貴國德公使堅請入城之議者相國定約兩年之期此安知非相國深知其難而姑緩其期以爲一時權宜之計乎又安知非德公使

明知回國預存卸責之見而欲諉其過于後來受代之人乎不然則入城之事無待再計而決何難即日舉行而必待至兩年之後耶或謂粵省通商二百餘年各國遠人皆在十三行居住城外既無間華夷則入城又何分畛域不知省會之地民居稠密良莠不齊往往倚主陵客遇事興波于是閑人之積憤生事者有之土匪之乘機搶刼者有之民情習俗均非上海福建之可比此貴國人所共知也今貴使膠執前約而不深思遠慮者不過欲以貴國體面夸耀于人以為入城則榮不入城則辱耳不知無端而招衆怨舉足而蹈危機是慕虛名

而買實禍求榮反辱智者必有所不爲也或又謂不許
貴公使入城乃素不安分之徒藉以蠱惑衆心賴官紳
有以彈壓而開導之抑知民情之真僞非可徒託空言
也即如貴國所與交易之疋頭棉花等行戶皆安分營
生之良民彼以鉅萬之血本而謀利若歇一日之業即
虧一日之資何以一聞入城之議遽停貿易不約而同
誰使之然耶今城廂內外家家團勇戶戶出丁合計不
下十餘萬人而且按舖捐貲儲備經費合計不下數十
萬金豈盡爲防禦土匪而設尚非衆志成城何以一聞
入城之議踴躍樂從不謀而合又誰使之然耶此皆民

惟一心眾怒難犯之明證固非官吏所能強而齊之又豈刑法所能禁而止之也乃外洋紛紛傳說有謂貴使如不能入城必將興兵搆怨以圖一逞此尤不可信何者二十一年之結怨興師貴國有激而成所關者大實出于不得已今為此小節輕動干戈若祇以現在香港二三千之眾而抗全城數百萬之人則眾寡不敵若遽調各港之兵且科眾商之餉則因小失大愚者亦不屑為現今匪徒覬覦生心動藉公憤為口實萬一釀成焚燒洋樓之事殃及各國遠人玉石不分咎將誰諉黃竹歧赤柱之事其前車也（原狀前段有黃竹歧殺斃夷人六命之事）若以為他

處滋擾可以挾制廣東俾罷入城之禁不知省會之區衆流所滙設有緩急彼此相援此又同仇敵愾之可信者在貴使深思遠慮必無不先見及此而肯輕舉妄動耶我等紳士亦知貴使計必不如是之左特恐不肖之徒播造謠言激成禍變于以便其借端滋擾之謀殊可寒心耳總之作事貴循天理尤貴順人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民心之向背即可驗天心之從違

我

大皇帝以中外爲一家懷柔遠人無分畛域現在欽奉

諭旨亦以民心爲重蓋順民心即以順天心也且貴國來

粵通商歷有年所全藉地利人和方能獲利近年生意冷淡亦由民遭兵燹財窮力竭使然亟宜培養元氣充裕財源貴使爲國干城各國航海而來無不同深仰望正當圖遠大之計爲外洋各商興利于無窮更不宜以此無益有損之舉而斷斷于榮辱計也若能體察民情相安無事則我粵賢士大夫必將敬禮有加即鄉曲愚民亦必頌揚無已榮莫大焉固遠勝于入城萬萬矣是以欽差大臣徐洞悉輿情確見民心如一公論同符開心見誠直言相告其所以保護貴國之苦心與夫顧全粵民之深意至周且密也何貴使未之悟耶我等紳士

世居省城因見停貿易者不樂其業謀捍衛者不安其
居民情洶洶勢將激變于貴國既為不利于粤民亦不
聊生兩敗俱傷隱憂殊切特將實在情形明白布告貴
使如幡然省悟中止不行我等紳士必當開誠布公勸
諭各行戶照舊貿易務使中外商民共敦和好盡釋猜
嫌相待以誠相交以信竝欽遵
諭旨為貴國善謀保護之方以期共享昇平之福凡此披
肝瀝膽言出至誠事有明徵情無欺飾貴使固可訪察
而知也若仍固執己見不聽良言必將專恃威力妄啟
衅端是不顧禮義不講情理則非我等紳士所敢知者

耳。按此書義正詞嚴，且於彼己情形，成竹在胸，故言之洞中肯綮，宜其不戰而屈人之兵也。維時仲笙制使以此書坿呈

御覽。故今全錄其文，以資異日史家之攷證云。廉訪諱祥光，號賓衢，廣東番禺縣人。道光壬辰進士，後任廣西按察使，在梧州勦辦江匪，以瘁卒。按狀，咸豐丙辰秋，英酋巴夏里復申入城之議，搆釁尋仇，焚燒城外民房以數千計，十三行洋樓亦燬于火。吾粵官紳咸惜廉訪之前卒，而粵事之日壞有以也。今并記之。

坿錄西人月報

近日粵省民人俱不敢與英人往來。因怕本地官長異日以通番罪已故英人于破城之後即屬巡撫出示云云。見前

英兵入城。在衙署內拾得本地人書信一大封。其書出自外洋署內辦理文案之廣人。因伊在外國人幕中探得其事。即以密札遞于本地官長。署中又得一據。知葉總制所行諸事。未能盡合

大清皇上之意。

廣省城內外居民。恰與英人無大仇怨。此似易于講和。惟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大不相合。聞英人破陷省城。九

十六村糾衆會議以爲是役也必夷人賄屬官長而官長利令智昏以致城池之陷易于摧枯今我等擬上京控告糾集人衆以圖勦滅英人聞之議訂期招集九十六村之爲首者入城勸諭以後共相和好倘勸諭之後仍懷宿怨害及英人卽屠戮一村以爲九十五村之鑒九十六村卽三元里一帶地方

十二月間有英人行至香港僻野之處輒被廣人刼掠殺害所以英人不敢在外私行以上皆七年十二月破省城後事

英人于黃埔地方豎一枝大旂黃埔之人于夜間將旂繩割斷以致顛仆因出示令黃埔人交出斬旂之犯次

日黃埔人僅將割斷之纜交出。斬捕者實已逃竄無踪。至今未獲。

現廣省藩臬司鹽運糧道俱在佛山。設立衙署辦理事件。英官勸其來省不允。

英人火輪戰船由加爾各搭地方至港。載來天竺兵七百名。自後又有船隻載兵來港。因英官恐英佛兵勇不耐廣東暑熱。故以天竺之兵代守省城。

英官在省見廣東巡撫柏潛備裝具。欲往佛山。遂命兵丁防守巡撫衙署。又省城謠言紛起。云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共謀糾合克復城池。然亦久無確耗。現黃埔一帶

中外貿易之事日漸興隆

葉總制初在天竺後又移至加爾各搭地方（天竺京城）然飲食起居供應如常以上（八年三月以前事）

四月二十一日英國武弁聞白雲山有鄉勇防守遂帶領兵丁一百七名出省往查及至該處見鄉勇人多衆寡不敵遂移文至省當夜調兵千名次日會勦而鄉勇已逃逸英人追至數里外即欲折回而英官大怒逆行至日中爲戰傷者五人而受酷暑死者六十餘人

英人初入省時廣人帖服近則詭計日生故英人在省不能十分安全有一日佛官食時見飯中置有毒藥又

天竺黑兵被人潛捡至鄉間又香港亦屢受其害又放火以燒英人所居之屋

前說英兵在白雲山擊退鄉兵一案英兵回省有醫生在後外夷出兵皆有醫生隨營忽被鄉兵捡去斬首自此該勇等胆氣愈大又得天津大沽之信愈加忿怒肝胆愈大有花旂佛郎西天竺兵數名都被廣人殺去以上皆四月事

五月初黃總制蒞任初九日出示極稱贊廣省人民之忠勇其畧言道光二十年間于以道銜奉

命來粵歷四年以逮委署臬司曾目擊英人屢欲入城皆被爾等攔阻時于愛爾等民人及民人敬于有如父子

兄弟後升任山東臬司以及陝西藩司雖去粵邦數年未嘗一日忘爾等人民之忠勇也今予奉命來粵不啻舊邦爾等民人亦如見舊主但惜南省一帶河山風景依然如昨而變故多端較之昔日大不相同即如梧州肇慶等處俱有匪徒吾民之苦亦已極矣今又加之以夷禍其何以堪竊思外洋人本以通商爲事今乃不務本業日事攻戰查彼國人數現居省城者不過數千雖本國甚遠豈能舉傾國之師而來我中土廣省地方一朝號召雖數萬萬人不難一呼立至此意固明知之目下城廂內外民房半爲英佛所據商賈遷徙

民人離散彼亦情知廣人憤怒實深是以在城斂迹不敢外出日夕防守寢食不安且英人量己之力不能取勝而求其舊仇之佛人以助之于恐數年之後佛人亦必受其欺焉花旂人在粵通商多年謹守前約不務攻城于實寡之現在英人聞我

皇上調集大兵不日可至倘能洗心悔罪我

皇上必寬宥之不然則是寔頑自取罪戾必盡殲之無赦

爾軍民有能出資助餉恢復城池者定當一一保奏等因現今廣勇驍健異常每夜于城郭地方放流星射人城中欲以起火又出賞格示以有能得英佛官之首者

賞銀五千兩得兵首者每名賞銀百兩又城中埋鍋箭者有之暗地布網者有之目下外國人若无兵丁防守之處不敢游行所有中外人等兩不交易而生意寂然又五月二十日黃埔地方有英國商船在岸上修補夜間有一隊鄉勇踰山而來船主帶兵百名上岸查訪至一村不見一人疑有埋伏遂挈村人三名同往別處查看不料鄉勇伏于隱僻處內藏炮臺忽放炮彈英兵傷者六名船主亦受傷中有一人彈中二十七顆黑暗之中該勇于隱僻處各放一炮潛走莫躡其踪而其炮甚巨所有村人三名亦被擊斃又二十一日英武弁麾下

有厨子係天竺人偶行路上忽被人以刀割其首而去時有同行之天竺兵二名並未見及其神速如此又二十二日有佛人自火輪船上岸往南門買食忽被廣勇圍住二人奪圍而出一人在後頭與手皆被割去後佛人查知其處以兵屠之死者四十三人英人以爲報之太酷也以上五月事

六月十四日夜四更時分有廣勇七千名忽來城下圍住三門皆駕雲梯而上城門外有一處乃英人巡夜局燒火藥甚多地震三里但未曾害及英人英兵迎擊廣勇敗北死傷者約三百人該勇俱說城內有旗兵助戰

故爲所敗時駐防軍械都被英人收去約以兩不相害故廣勇如是云云

佛山紳士出示及英人攻破新安事俱見上以上六月事以上所記廣勇事最詳其言九十六村之民糾集義勇恢復城池與殷光鏞所奏合九十六村者卽三元里之一百三鄉也泥城爲北門咽喉當佛山鎭之要路皆在省城之西北偏佛山之局乃九十六村團練之總滙處也至攻陷新安起于佛山局中禁止華人受雇勒限一月辭退夷人爲之大窘核以是年八月間上海照會之文其啣恨羅侍郎三人欲請先撤其兵權正以此耳又

月報內云。六月間黃總制出示。言中外現議和好。爾等民人毋得復相攻戰等語。核以五月間激厲廣勇之示諭。不免前後矛盾。是則制使亦爲廷臣之議撫者掣其肘歟。